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十一回 上封事觸怒朝廷

詩曰：一封始末陳情表，觸怒朝廷斧鉞嚴。寵辱不驚真宰相，才猶綽裕勝鬚髯。

卻說忠孝王即向母親道：事不宜遲，即速登輦進宮，去求正宮罷。太妃答道：事已急迫，不必親往，待我寫書一封送與娘娘便了。不過將鄺保和就是孟麗君喬妝，聖上令伊明朝復旨，猶恐君王發怒，要求娘娘懿旨赦罪等語，匆迫之際，聊聊數語，寫畢封，命家人送遞宮中。慢說那家人奉命而行，此言不表。但說鄺明堂自孟龍圖父子回去後，正與映雪商量，要將此事告知梁丞相，卻好榮發道：啟小姐，梁相爺夫人進來了。

西貝夫妻把步邁，明堂是，桃花兩朵上紅腮。岳父啊，怨小婿，數年蒙混欺元宰。才啟口，忙忙雙膝跪塵埃。梁相夫妻驚又駭，賢婿是，有何大事這般呆？言明白，好調排！你這樣，滿口支吾難解猜。

麗君就把那前日宮內之事及改扮潛行，一一從頭細訴，直說到招贅梁府。梁爺夫人聽到麗君一番言語，心中大吃一驚，十分不悅。啊，孟千金呀孟千金！你也是敢作敢為了，我看你盈盈弱質，為甚麼卻有如此經天緯地之才，操守堅貞清節之志，倒也難得。實是可敬。但女兒成婚三載，豈伊不知就裡機關？我現在是堂堂相國閹閣門楣，將來我女難道再賦桃夭，重招坦腹？說至此，只見素華亦來跪下。啊，你也為何跪起來？爹爹、母親，女兒有下情告稟。啊女兒，起來講。那梁相與夫人雙手扶起。映雪即從自己係孟府中乳母之女說起，代嫁情形。因劉奎璧係小姐仇人，不肯遂其所欲，故而捐軀墜樓，投池殉節，以報千金。仗神明護送，得遇母親。蒙恩收為義女，同上京都。前者搭樓拋彩，不敢違逆雙親，欲尋短見。忽夢神明指示，說道是：莫須惆悵誤良辰，即日妝台遇故人。夙世姻緣終會合，三番花燭始為真。孩兒是以待至成親，果然得遇故人了。梁爺聽畢，自己歡道：梁爾明嚇梁爾明，你也枉作朝中棟樑，被兩個小小閹娃戲弄至此。麗君偕映雪雙雙跪下，便道：爹爹請息怒，怨孩兒們年勸無知。還祈爹爹明日亦陳情一本。說話之間，早有丫鬟請用晚膳。梁爺夫婦即起身出外。

梁爺款步出中堂，麗君相送即回房。西貝夫妻同用膳，香茗一盞就收將。高燃紅燭頻搖形，孟麗君，春尖磨墨寫書章。巧心人，一揮而就無思索；掌朝綱，摺奏紛壇久慣常。言詞激切真堪憫，情理悲驚甚慘傷。始末根由俱寫上，陳情瀝血奏君王。寫完已是三更近，寬衣解帶上牙床。慢雲鄺相家中事，要講那，尹王妃，遣人送信轉門牆。

啟上太娘娘：送信家人回來覆命。娘娘說事已明白，命家人多多請安，不寫回書了。此刻已是一更光景，亭山在書房修本，少華亦歸靈鳳宮修表。少華坐在床上，自思自想地：啊，我今日聽岳父一番言語啊！

麗君是，盈盈弱質一裙釵，蕙質蘭姿腹有才。綿心繡口誰堪並，應變隨機就可諧。凜凜威風官極品，堂堂爵位列三台。世間女子誰能及，還倒把，患難兒夫提拔來。現在是，一家榮耀非常寵，算來全仗女裙釵。按下少華休細表，提一提，九重天子步金階。

卻說元天子五更起身，冠帶已畢，坐輦而行。眾官官簇擁出來，即登寶殿。那正宮娘娘一到天明，亦便起身，梳妝後即備輦往太后宮中請安，就將昨夜尹太妃之信呈上。太后接來細看，一面便說道：

中宮不必帶驚慌，命宮官，少停察聽細行藏。若君家，要把鄺相來正法，我即傳，一道諭旨敕明堂。正宮聽說心歡悅，步弓鞋，跪謝仁慈太后娘。

講那正宮娘娘，尚在萬壽宮侍奉太后。用膳後娘娘回宮，此言少表。

單講那，少年天子坐當朝。只見那，宮扇分開現緒袍。天樂盈盈雲外奏，御香裊裊日邊飄。黃金闕上旌旗動，白玉階前劍佩搖。虎拜已完分左右，跪倒了，保和學士一英豪。

臣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罪該萬死，有短章冒瀆天顏，乞恩垂憐定奪。早有奉事官雙手接捧本章，呈於龍案，用金獅壓住。萬歲爺龍目略觀，早見了孟麗君三字。

聖心不悅皺眉梢，帶怒含嗔往下瞧。元帝主，越看之時心越嗔，愈懷私意愈著惱。春色一腔空指望，心中暗暗恨多姣。往日裡，寡人是，憐才雅意多相愛。這一奏，孤家的，幽情密意枉徒勞。

咳！孟麗君啊孟麗君，孤看你嬌姿弱質，鐵石心腸。日前私臨相第，授意於汝，如何復奏。今觀你本，聞寡人之言竟如秋風過耳。可惱！今日欲待將你正法市曹，可惜你稟天地之靈，毓山川之秀，生成這一副忠肝貞膽，敏捷天姿，才貌兼備，絕世無雙。今日裡輕輕正法，枉送了一朝人物，叫孤家如何忍得？正在兩難，忽憶日前國舅有本，曾奏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女扮男妝，即係雲南孟氏麗君，恐受罪愆不肯承認。孤曾許彼，果係麗君不但無罪，還要格外旌獎。自古君無戲言，若姑置之不論，何以對滿朝文武？日後國法難行，眾心不服，孤家枉作一朝天子矣。咳！也罷，今日要佯裝虎勢，假作王威，把你這小小女子嚇得個九死一生，才曉得天威厲害哩！元天子雖然觀本，心中卻安排定了主意。這才從頭至尾，一件一件細細看將下去。

念道：

保和殿大學士臣鄺君玉實係臣女孟麗君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。謹奏，為雪罪陳情仰恩赦事。竊臣女孟麗君鄺峰末裔，滇南弱質。忝出功比之第，比蒲姿。夙敦詩禮之宗，芳翰蘭質。臣女父孟士元，世荷國恩，位隆邦族。赤符命下，提八面之威權。紫誥榮除，總四方之治宰。而臣女母韓氏，累封一品夫人。臣女兄嘉齡，復與兩班清選。是照臨下土，日月之仰無私。而波及臣家，雨露之沾猶渥。臣女孟麗君，隸名門於閹閣，沐雅化於官闈。關雎之賦三章，惟勤勻於藻藻。曲禮之爛一則，從相見於棗栗榛。蓋家索凜凜牴牾之晨，而婦順協漸鴻之羽。洪惟陛下，垂熙累洽。正值臣女父孟士元假沐歸休，臣女孟麗君貞猶不字。乃有元城侯世子劉奎璧，尚書子皇甫少華，展幣而陳，願定朱陳之好。邇時布政司使秦承恩、鴻臚寺卿顧儀堂，道言斯美，共申媒約之言。臣女父孟士元，思兩姓偕成百年，誰允曰是？因謀於天假之緣，仗射雀屏，至於再至於三。詎知天意之不屬劉，未免一籌稍遜。旋看相門之有其子，果真三發無虛。

臣女父孟士元因締以絲羅，盟結秦晉。孰料劉奎璧隱圖聘有夫之女，計陷少華於無妄之災。勢倚椒房，禍延煬世。嗣迫其人潛蹤隱遁，復請於父乞旨聯姻。諭逮梁州，臣家惶恐之情無已。權歸大內，劉門威烈之燄方張。臣女父既俯首以就婚，臣女敢抗顏以逆旨？竊惟教先室家，夙懲雀角鼠牙。化始閨門，德被蠡斯麟趾。家人為女之正，歸妹曰娣之良。忝並青鬃，雅慕三貞與九烈。玷磨白玉，何堪一女而二夫！矧陛下誤從奏請，致褻聖明。臣女孟麗君於此，腸斷九回，心牽一縷。欲陳情而無路，爰改服以潛身。而臣女父孟士元猶懼天威，計諧世好。權以乳媪之女認作親生，往歸世子之門，曲從君命。詎臣女孟麗君乳母之女蘇映雪者，慕輕富貴，恥甚偷生。仇嚴逆賊之誅，手持白刃。節遂墜樓之志，命赴黃沙。幸神力暗扶，從滇池而移貴郡。真慈航普渡，依萱室以至京師。斯時也。臣女孟麗君惘惘出門，遲遲行道。路繞高堂之夢，塵侵游子之衣。豈以皇甫既定三生，必使車親挽鹿。亦云少華可以一見，何妨石化為夫！爾乃日遠長安，莫慰窮途之泣，風清旅館，更嗟我僕之。險阻艱難，倍嘗之矣。流離顛沛，雲如之何！時則有湖廣商民康信仁者，見臣女儒雅，欲繼螟蛉。同孤鳥之無依，胡勿謂他人父？當飛龍之利見，遂令觀國之賓。豈意一介儒生，竟獲三元及第？其時，適大學士梁鑾，為次女素華年當及笄，志切相攸。樓懸結彩，溝飄紅葉之流。而臣女孟麗君，車過連鑣，路值藍橋之會。北斗仰而師命難辭，東床贅而門楣相倚。無何筵閣合巹，詎梁女係投池。乃洵耦俱無猜，漫說相逢如故。由是臣女孟麗君，瞻依禁御，趨侍經筵。一藝名揚，三遷秩晉。眷隆紫閣，鼎之覆何嫌。名寵黃扉，漸碧之安孔鞶。乃臣女孟麗君不以喬裝之事上聞者，感恩思報而已。竟忘婦人無爵，知小而謀大；陳師鞠旅，反詡女子知兵。臣女孟麗君，竊謂乞假於歸田，終當明微於陳座。何圖自作之孽，逃爾明證其情？國有常刑，災非肆毒。果宜束身司敗，以正朝綱。納赴法場，用申天討。何敢置辭於議之人，邀惠於有之三哉？伏唯陛下章治光昭，仁聞洋溢。道通晝夜，如月恒而日升。德並載疇，謂天高而地厚。蝠蟻肢化，螻蟻貪生。臣

女父孟士元齒屆杖朝，舐犢之情何限？臣女母韓氏病綿床褥，齒指之痛難禁。願矜烏鳥之私，俾延殘喘。當效犬馬之報，銜結來生。庶幾臣女父母垂暮之年，亦越於今，當拜我皇之賜。而臣女再生之日，過此以往，長齋繡佛之前，則感恩且沒世不朽矣！臨表不勝待命之至，謹奏。

君王是，默無言語坐當朝，御手憑抬動楮袍。得意時，香唇微動低低念；觸怒時，龍目頻睜細細瞧。看了看，般般件件無斑駁；想一想，句句言詞鐵筆牢。楚語哀詞堪瀝血，真真是，唇槍舌劍筆如刀。少年天子佯裝怒，御手頻將龍案敲。形容怒，喊聲高，逆天大罪怎能逃？只此幾端該正法，速行綁縛赴市曹。兩邊文武俱驚駭，金鑾殿，跪倒一個大紅袍。這一聲，宛如平地春雷起；嚇得個，忠孝王，魂魄飄飄上雲霄。只見他，面貌濃霜唇泛白；好一似，玉山傾倒殿廷寮。武憲王，不顧失儀身獲罪，忙搶步，趕上前來抱住腰。

此刻金鑾殿上，又無僮僕跟隨，又無湯水灌救，嚇得老千歲，

聲嗚咽，叫兒曹，珠淚滾滾濕紅袍。兒啊！醒來醒來頻接氣，恨不得，悲聲大放哭嚎啕。旁有那，孟龍圖與梁丞相，彼此的，一般心事也煩惱。兩人都關東床婿，梁丞相，更添一個孟多姣。雖係明堂西貝客，他兩人，翁婿之情分外高。此刻裡，死別生離無二樣，兩相國，珠淚滿面似春潮。君王見了心難忍，想想那，國舅是，徵東平寇有功勞。眼看他，悲忿交加身欲絕，兩難之事好心焦。

君王心中十分不忍，回顧宮官：速備參湯，救醒國舅者。領旨。講那太后宮中，早有兩名內監在外打聽鄺明堂之事。方才天子動怒之時，進去奏知太后。太后即寫懿旨一道，命宮官呈上金鑾殿，此言少表。金鑾殿上，宮官奉旨取參湯來遞與國丈。國丈拿來徐徐灌下。

武憲王，手接參湯淚尚拋，不住地，紛紛淚濕紫羅袍。見孩兒，悠悠甦醒輕輕喚，微開雙目眼飄飄。忙動問，孟多姣，鄺相如此怎樣了？恨只恨，正宮娘娘心腸狠，毫無關切我同胞。緣何太后無懿旨，金鑾殿上靜悄悄。只見那，一眾官員齊跪倒，無非為，乞恩寬赦女中豪。孟麗君，仍然俯伏在當朝，面上驚憂無半毫。只見她，柳葉細眉微帶怒，芙蓉嫩臉泛桃花。也不開言求帝王，也無珠淚暗中拋。從來是，忠貞義烈心如鐵，看將性命等為毛。國舅正然心著急，猛抬頭，兩名宮監亂飛跑。雙手裡，捧著太后娘娘旨，到金鑾，跪下忙忙獻得高。

奴婢奉太后娘娘之命，有懿旨一道，請萬歲爺龍日觀看。

君王深曉為明堂，假意頻看細細講。孟麗君，今日本應該斬首，多只為，懿旨到來要赦將。便向滿朝文武道，今朝且自下牢房。一宵尚令苗延活，明晨旨下再施行。合殿群臣多喜悅，感君王，恩德天高地厚長。麗君階下忙忙拜，口呼萬歲謝君王。此時樂煞芝田了，好一似，鬼門關上放還場。少年天子把朝退，各官回去亂匆忙。

話說旨意將麗君直下天牢。早有刑部官同司獄司急忙吩咐，收拾一帶潔淨上房，鋪排擺設，著實當心。緣鄺相為官清正，秉直無私，人人欽敬，個個歡欣，所以此刻獄官們備轎的備轎，伺候的伺候。再講孟梁皇甫的奏摺，同見君王，一齊不敢上奏。此言少表。

早有那，刑部官兒奉旨行，從人護送到牢門。鄺相爺，慢慢入監身往內，走進了，朝南一帶小房廳。只有榮發來伺候，獄官是，早備著，香茶一盞獻千金。正欲將身來坐下，門官報導有人臨。孟相嘉齡早走進，三人相見淚盈盈。

啊女兒，今日把為父的幾乎嚇死了。

幸虧太后傳懿旨，遂得歸牢免受驚。未知明日凶和吉，且等旨下看虛真。待為父，再與皇甫來商議，密奏昭陽乞聖恩。麗君聽，歎聲頻，勸爹爹，無須憂慮去勞神。自古道，死生皆是前身定，算來由命不由人。心中一事難拋下，未報劬勞養育恩。爹爹兒長回家去，切不可，將今情形說母聞。猶恐娘親驚壞了，病軀何日得安寧。女兒諒必無妨事，大約不久轉家庭。父女依依開講論，不覺的，太陽西落點紅燈。

啊，女兒，為父的與你哥哥要回去了。你在此間，切勿過慮，明日定有佳音。你可放心。

不表那，龍圖父子轉回程。單講那，夫人家裡悶沉沉。為何此刻無音信，吉凶未卜若何能？蹊蹺事，愁帶驚，令人越想越焦心。夫人是，正在自言自語中，忽聽得，雲板三聲步履頻。

啊，相公回來了，今日之事，快說與妾身知道。啊夫人哪！今朝是，九重天怒髮雷霆。孟龍圖，才說這一句話，那韓氏夫人便，

一聲長歎淚淋淋。捶胸跌足將兒叫，必定今朝身首分。快些備轎臨皇甫，拼將性命討千金。

孟龍圖見夫人大放悲聲，嚇得來話也說不出了。嘉齡連忙道：母親不必悲傷，妹子好好兒在天牢內坐著呢。就今日皇上如何動怒要斬麗君說起，直說至少華髮暈，如何救醒，太后如何旨意，君王如何寬恕，如何送進天牢，父子回來麗君如何囑咐，細細訴明。

夫人聽了這番言，略覺心頭寬一寬。半提彩袖斜遮臉，一拍床沿倒枕邊。孟府閒文不必表，且談梁相轉回還。素華是，正在夫人房中坐，提起那，喬妝孟氏女嬋娟。卻好梁相身踱進，夫人便，忙開櫻口問為官。

啊，相公，今日麗君上本陳情怎樣了？那梁相就將麗君在朝如何啟奏，君王如何發怒，如何要斬麗君，太后如何下旨，君王如何赦她，如何下天牢，直說到少華如何暈去，細說一遍。

素華聽了半時呆，兩朵桃花透粉腮。秋水微凝伴作笑，春山半蹙不舒懷。心轉輾，悶難排，無聲默默吁聲咳。無限傷悲無限意，關情只為俏多才。

那素華辭了爹娘回到弄簫庭，即將鋪陳衣服及一切應用之物，又整備了幾樣菜蔬糕餅點心人參銀錢等物，即命四個家人送至天牢，交明榮發等。吩咐家人好生伏侍，家人等自然奉命送去，回來復明，不必細講。方才梁丞相回府，說孟麗君一番言語，

早有那，快嘴丫頭聽得清。拿起腳，往前奔，不管高低路不平。匆匆走，急急行，要到康府報新聞。趕快進，笑盈盈，院君員外叫連聲。今朝有件希奇事，特來稟報細聽聽。

院君便道：啊姐姐，有甚事情這般好聽？院君啊！